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学术笔谈

王凯 赵燕菁 张京祥 袁昕 赵志荣 王兴平 于涛方 王伟 王富海 王世福 王兰

【主编按语】2024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各界的深度关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今年十大工作任务之首，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社会各领域都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发展等重要议题展开广泛讨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有着多层关联逻辑：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城市空间创新创造，以形成强有力的空间支撑；其次，城乡规划通过数智技术创新，正逐步催生一些城区的新质生产力；再者，新质生产力的诞生依赖于多元功能基因的重组。哪些城市和城区具备了丰富的创新基因群落？新质生产力诞生并发展壮大后，对我国城市的自身发展、对我国城镇群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为此，本刊编辑部以“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为主题，邀请11位规划界专家学者展开充分讨论，可归纳为以下3个议题。

(1)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语境下，从城乡规划与建设的视角看，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如何阐释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之间的关系？

从城乡规划的视角认知“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各位专家分享了自己的理解与思考。于涛方副教授指出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都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多样性、自组织性和动态适应性、非线性和涌现性等特征，二者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王伟主任认为新质生产力与城市更新建设具有“新”的天然契合度，彼此能够实现同频共振。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之间的关系，其中：赵志荣院长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进一步催生城乡空间形态的新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城乡居民生活的新形态，也因此需要规划领域做出相应的变革和提升；王富海董事长则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将城市视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并提出更新“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当前的迫切任务。

(2)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城乡空间？规划如何提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新质空间？

生产力要素依附于空间的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伴随着新的空间使用诉求，多位专家学者对“新质空间”的特征提出构想。袁昕院长认为新质的城乡空间并非一种全新的空间形态，而是各传统空间要素的创新组合，这些新的组合方式可以激发新的行为，创造新动能、新业态、新服务。王兴平教授立足城市运行逻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具体设想了新质城市空间的4类新趋势，包括各类知识与技术生产空间的活跃、实验室化和智能化生产空间的出现、知识型青年产业群体成为主体人群，以及“跨域链接”和“跨界融合”的新特点。落实空间塑造层面，王凯院长强调“将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重点关注4个“2亿人”（新市民、城镇老旧小区居民、老年人、儿童）的生活难点。张京祥教授则更系统性地从空间组织、空间营造及空间管控等3个方面提出城乡规划可通过空间供给与治理的创新，形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和有效支撑。

(3) 城乡规划自身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变革和提升，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新质生产力？

随着城市进入存量化发展时代，城乡规划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将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王兰院长从城乡规划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作用关系出发，指出通过数字化转型、学科融合等多方面赋能，城乡规划本身能够成为一种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赵燕菁教授精准识别了城乡规划从“城市组装机”向“城市操作系统”转型的需求，并提出由“协议”、“界面”和“应用”等3部分所组成的新型规划架构。王世福教授则提出“新质空间力”的概念，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城乡规划新质态，引发多维度综合变革，从而推动新质空间生产。

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迅猛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并深刻驱动着城市的转型与重塑。在这一背景下，城乡规划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亟须不断创新理念、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适应并引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希望此次学术笔谈能够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有力的思路和参考，期待各位读者将自己的体会和思考反馈给《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

新质生产力与城市规划改革

王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1.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过4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经济发展的动力正由过去的“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发展模式向更多地依靠“创新、消费和优化要素配置”转变。据统计，我国出口依存度由2010年的25.97%下降至2023年18.86%，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呈现上升态势，据统计2023年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以上。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23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达到38万亿元，过去45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的一般消费品需求，完成了从温饱型消费到追求质量和品牌型产品的消费过程，正在经历从产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体验消费的升级过程。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普遍达到60%—70%的水平，居民消费对经济的动能有待进一步激发。优化要素配置的核心是优先保障城市高品质的生活和空间需求，从而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和集聚能力。只有集聚了多样化、高素质的人才，才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恒久动力。

据多方预测，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75%左右，届时城镇人口接近10亿人，城市将是就业、生活、休憩以及各类公共服务、各类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场所，也可以说是科技赋能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因此从规划建设的视角来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时代的需要。

2. 将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其拥有的创造能力。满足新经济、新消费、新人群的需求，在发展中不断创造新空间，促进新经济是城镇化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顺应消费变化趋势。当前城市消费从一般消费品向更加注重环境、文化、服务、数字化的体验型经济转型，基本物质需求转向休闲、健康、文化等精神需求，这就需要追求放松的、舒适的公共空间、公共设施配套。青年一代更加注重个性消费、文化消费、虚拟消费，青睐更多样化的服务方式，这就需要通过更多存量空间改造释放“第三空间”潜力，以特色事件触媒和特色化消费方式，促进新经济发展。二是精准服务人的需求。当前我们应重点关注4个“2亿人”：2亿新市民、青年人，他们中约70%的人在城市租房居住，居住品质较差，住房困难突出；2亿生活在城镇老旧小区中的居民，这些住区普遍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不健全、安全隐患多等问题，也需要逐步通过住房改善和小区环境品质提升予以解决；2亿老年人群体，住房适老化设施和小区适老化环境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2亿儿童，他们对于安全、健康生活环境的新需求是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城市应当关注的重点。4个“2亿人”的空间需求同样是科技赋能的主要场景，也是城市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三是实现空间的共享。城市是消费的场所，是生产的网络，也是面对面交流的

公共空间。这种复杂多变的场景，既是创造新知识和激发新动能的载体，也是优化跃升要素组合的重要发力点。

3. 城市规划的改革要顺应时代新需求、创新供给方式

规划的历次改革从来都是应时代所需。改革开放的前30年规划在内容、方式上的一系列改革总的方向是通过空间要素的增量供给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发展的空间保障问题和空间结构的合理问题。当前城镇化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要随着时代进行相应的变革。简而言之，从“扩张发展”到“存量更新”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判断，从“建设”到“治理”是规划的底层逻辑。

具体在技术层面需要一些新的思维：一是对空间价值的认识，要从区位的固定性、条件的差异性进一步认识到空间价值的多重性和使用的多样性，为我们开展既有空间的分析和利用创造条件；二是规划管理要从土地的单一属性向复合属性转变，更多地实现空间的共享和共治；三是规划学科的知识结构，需要更多融合经济学、文化学、信息科学等知识，推动各类空间更新行动的落地实施。总之，城市发展动力的不断转换需要用创新思维来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

城市规划与新质生产力

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双聘教授）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1月31日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给出的解释：新质生产力乃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性地依靠土地财政，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资产。这些资产大部分以基础设施的形态存在于中国的城市。单纯就硬件而言，中国很多基础设施在世界都位于领先地位。但拥有好的基础设施配置并不等同于就是高效率。城市就像电脑，如果没有好的操作系统，就算拥有了顶级的硬件配置，也无法充分发挥电脑的能力。

只有城市规划这个操作系统才能实现“技术革命突破”，才能实现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才能完成城市的“深度转型升级”。通过城市规划，城市的运营者可以高效率地组织不同基础设施的协调行动，帮助各种经济活动便捷地使用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操作系统的效率越高，接入城市的各种应用就越多，所形成的产业生态就越能构成城市参与市场竞争的“护城河”。

将城市规划理解为城市的操作系统对于理解城市规划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操作系统，再高配置的电脑也是一块废铁。同样，没有好的城市规划，城市就是一堆难以利用的钢铁、水泥。当中国城市化从增量转向存量时，城市规划就是城市的新质生产力。通过规划，城市才能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传统的城市规划更像一个组装不同基础设施的说明书，主要工作就是把道路、水电、交通、物流、公共服务按照最优的空间次序组合起来。当城市组装完成，进入以存量为主的年代，城市规划就要迅速转变为驱动这些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城市规划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开始从“城市组装手册”向“城市操作系统”转型，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型的必要。规划师们突然发觉甲方不再需要他们了，并不理解城市规划突然变得无用的原因。当规划师们还是坚持用“城市组装说明书”来管理城市时，城市规划就不仅不能驱动城市，反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阻力。

城市规划作为操作系统应该由哪些内容组成？这就像安卓和鸿蒙，其架构取决于不同规划师对城市系统的理解。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架构供同行们讨论，城市操作系统由3部分组成：协议（protocols）；界面（interface）和应用（applications）3个层次。

所谓“协议”就是一个项目“落地”需要满足的条件。最主要的有3个：第一，用途；第二，容积率；第三，使用年限。在现实中，几乎没有新质生产力能刚好能满足预设的规划指标。这也是为什么规划总是频繁调整的根本原因。理论上，只有“量身定做”的指标才能满足新质生产力落地的需要。好的规划协议，应当放弃预先给定这3个指标，而是规定满足这三项条件的规则和路径——下棋规则是预设，棋局怎么样完全是市场博弈的结果。

“界面”则是为规划使用者提供便利。传统规划的主要成果形式就是文本+图纸，即使上网公开，潜在土地需求者也很难借助规划解决新质生产力的落地问题。想让规划“好用、能用、管用”，就要把规划的“入口”从土地利用图转变到土地产权图，通过项目相关的利益主体（产权人、运营商、审批者）的互动为新质生产力“量身定制”土地的用途、指标、年限的各项指标。

最后是“应用”。作为驱动城市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城市规划，应该推动城市要素不断从低效率的使用者转向高效率的使用者。使用城市的经济活动（app）越多，城市平台的应用生态就发达、丰富。这就要求规划进一步延伸到招商环节，只有进入这个环节，规划才知道自己的bug在哪里，只有不断修补这些bug，规划的协议和界面才能不断完善、升级。

好的规划就像好的操作系统一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产的价值，实现城市要素组合的最优配置。可以说，一个好的城市操作系统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从“城市组装手册”向“城市操作系统”的转变，意味着规划学科体系的整体迁移。这一过程必然是痛苦的——我们需要放弃熟悉的知识，学会未知的知识。但这一过程也必将激动人心的——我们将要开启大航海，发现从不知晓的大陆。

以空间供给与治理的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显然，通过发展创新功能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塑造城市、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与关键抓手。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使用诉求与变化，相应需要“新质的空间”予以承载。面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城乡规划需要在主动识变、积极应变、敢于求变中，推动规划思维及技术方法的适应性调整；通过空间供给与治理的创新，形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有效支撑。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展开：

1. 在空间组织上，关注创新网络的积极效用，以合作型载体建设链接创新集群

随着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时间与成本竞争日趋激烈、用户多样化需求的激发，创新活动更加强调高频次的交流、多主体的协作和系统性的支撑，并由此带来创新活动空间组织的网络化转型。创新网络的构建是激发创新活动的有力手段，是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基础，因此，其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构建创新网络的核心机制，是打造具有显著网络链接效应的创新合作载体，并借助此类功能性空间的供给来促成一个地方形成内外广泛密切的创新合作网络。空间规划应该基于地方创新升级的诉求，积极促进创新网络的链接生成。一方面，在城市中积极布局共性技术研发中心、创新驿站、公共中试车间等创新合作载体，并将其作为共性创新需求的交流平台和创新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双向开放”合作型载体的发展引导和布局建设，既要吸引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等具有强大网络组织能力的“创新锚”，在具备一定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从而直接有效地推动地方快速融入创新网络。同时，也要鼓励那些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在创新头部城市设立“科创飞地”等，采取“异地研发孵化”的飞地园区（飞地楼宇）等方式来主动链接更大区域的优质创新资源。

2. 在空间营建上，关注创新主体的多元需求，以差异化空间单元适配创新活动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因此，能够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首先应该能够满足创新主体的空间需求。创新主体的空间需求取决于创新主体特征、创新转化路径等诸多因素，不同类型创新主体的特质及其要素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其在空间上具有不同的选址与布局偏好，并基于此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分布与组织特征。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创新路径的创新主体，其对空间选址要求、用地规模诉求、功能组织需求等都是差异化的。面向众多创新主体灵活多元的空间需求，城市规划应改变过去模块化、标准统一的空间供给模式，针对不同创新主体的特定需求情境，“分类施策”地制定与之适配的空间供给方案，通过构建差异化空间单元来满足不同创新主体、创新转化路径的空间需求。

3.在空间管控上,关注创新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刚弹结合的方式激活创新空间

面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不仅需要识别城市创新空间在利用形式上的一系列新特征,还需要结合这些特征形成相应有效的规划管控措施,以具体指导创新空间的规划建设实践。总体而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创新活动的空间组织与空间需求也将持续处于“常态”的变化中,这就对空间规划适应动态变化需求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在实践中需要探索建立刚弹结合的规划管控方式,在保障原则性、基础性等底线要求的前提下,“柔化”传统规划中那些强刚性、绝对化的管控标准与过程,从而更好地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空间日益多样化的诉求,不断提升空间承载新经济、新业态的能力。例如在实践中发现,通过混合的用地结构与复合的功能空间营造多业态融合的创新场景,将有利于形成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微生态、子系统,这就需要建立包容性的土地利用标准,构建促进用地复合利用的规划管控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规划创新

袁昕(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之间的地位与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1978年,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签下土地承包协议,变革了生产关系中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也改变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此也改变了他们贫穷的生活,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随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新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40年的高速发展的奇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长期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劳动力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40多年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8%提升到现在的66%,人口总量、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制造业的发展,使得我们具备了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自然资源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数据资产、人力资源等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生产力要素的这些变化的积累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新驱动酝酿着更多对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技术产品的颠覆。

新质生产力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而是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将各种生产力要素通过创新的组合,使其具备推动事物发生重大进步的能力。例如自媒体平台,我们可以理解为芯片、智能手机、编辑软件和人工智能算法等的创新组合,虽然其中每一项技术都不是新发明,但经过长期的技术迭代和创新集成,不仅创造出了全新的社交与商业模式,甚至还正在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将雷达扫描、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与电

动汽车整合集成生产的智能汽车,在未来也将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创造更多未来生活图景。

所有的生产力要素都需要空间的承载。规划师作为城乡空间的规划设计者,创造更加符合各生产力要素发展需求的空间载体是我们的使命。积极推动城镇化的进程,遵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统筹区域与城乡发展,均衡地区发展,合理布局人口分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劳动力与产业布局的优化与合理匹配,提供更好的宜居宜业的城乡人居环境。跟踪科技创新,了解劳动工具的进步,动力、能源、运输、信息等系统的发展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变革,并提前做好空间的准备,支撑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质的空间。如同新质生产力一样,新质的城乡空间也不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空间形态,而是各传统空间要素的创新组合,这些新的组合方式,可以激发新的行为,创造新动能、新业态、新服务,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例如将新光源、无土栽培技术、社区配送与城市地下空间加以组合,可以催生出城市地下植物工厂,减少传统种植方式蔬菜水果的包装运输存储成本,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更好保存食物的营养和口感,增加社区就业等。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适配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新质的社会治理。新技术和新的技术集成的出现,传统的旧有的那些技术标准和治理手段、管控方式、法律规范等难以适应和满足变化的新时代需要,必须做出相应的调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也需要借助新技术加快现代化步伐。例如,城乡建设主要对象不再是土地开发,更多是存量的空间盘活,一座建筑物的再利用改造的空间使用引导、审批流程、税收政策等是否还要延续传统的二维的基于土地用途管制的逻辑?城市住宅地下室里的植物工厂,是社区配套服务设施还是农业生产空间?大型综合体的屋顶花园对公众开放能不能也算城市公园?重庆李子坝轻轨车站与住宅的功能垂直叠合,不仅让我们看到这种创新的价值,这也是创新治理的结果。城乡规划的管理机制创新是空间创新的前提。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推动城乡规划和空间生产的创新,城乡规划也可以通过创新空间生产和创新管理机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城乡规划转型

赵志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中国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需求。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内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需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一方面,要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强调绿色

发展和共享发展，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构建更加和谐和可持续的社会。这些理念对城乡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并将在多个方面深刻影响城乡规划的理论和实践。

城乡规划的核心是对城乡空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乡规划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大规模建设城乡基础设施，优化土地等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城乡规划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也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城乡规划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了农村经济活力，也缩小了城乡差距。城乡规划也日益关注环境治理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和，同时推进智慧城市和乡村建设。这些成就为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提供了坚实基础。

随着城市化进程减缓，城市经济转型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在城市地区的规划逐步从增量向存量甚至减量转型，重点转向以城市更新优化现有空间，通过改造老旧小区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宜居性。旧城更新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地方社区、私人开发商、商户和居民等。因此规划的重点也应从开发建设转向公共治理，以协调各种不同利益，确保更新项目能够公正地平衡各方需求和期望，防止特定群体的利益受损。在乡村地区，规划更应综合考虑多种目标，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促进当地经济多元化发展，善居民生活条件和便利性。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进一步催生城乡空间形态的新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城乡居民生活的新形态，也因此需要中国城乡规划做出相应的变革和提升。

首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引发城乡空间形态的深刻变化。一是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资源高效管理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和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二是要形成产业融合空间，打破传统城乡分割，促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创建新的产业集聚区；三是要打造绿色生态空间，建设更多的绿色廊道和自然保护区，促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变化都将促使城乡规划向综合化、智慧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协调发展。

其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引领区域经济的新模式。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跨越了城乡和区域边界，推动电子商务、数字农业和共享服务等新兴产业崛起，提升区域经济活力。城乡规划应该是区域合作的协助者，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和产业联动，促进城乡间资源、信息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实现经济一体化。此外，要积极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和孵化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城乡空间资源配置的新模式，助推科技驱动、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带来城乡居民生活的新形态。智能家居、智能交通和智能医疗等服务提升居民的便利性和生

活质量。文化与教育资源共享通过互联网实现，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居民享受优质教育和文化服务。同时，新质生产力推动就业模式转型，远程办公和灵活就业增多。城乡规划需相应调整，要全面建设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确保城乡区域都能获得稳定的网络连接。在此基础上，发展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区域医疗中心和适合“数字游民”的灵活办公空间，提升城市生活的自由度和幸福感。

新质生产力的理念进步、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与生活转型的现实需求，都将促进中国城乡规划的变革和提升。可以想见，科技驱动与数据支持将成为规划的重要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建立智慧规划平台，实现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通过技术赋能，强化公众参与、社会共建和多元协同治理，在城市更新中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提高规划透明度和公众认同度，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的良性机制。此外，绿色低碳、生态保护和韧性可持续也将成为规划的核心内容。城乡规划要更积极地推动能源转型和减污降碳，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和乡村，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新质生产力与新空间和新规划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可持续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新质生产力面向未来、依靠创新驱动，以新的产业人群、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产业业态为支撑，也塑造新的城市空间场景。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下的城市空间出现以下4个方面新趋势与特征：

1. 各类知识与技术生产空间的活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源泉，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新科技、新技术及其衍生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场景来发展，因此承载各类创新活动的科创空间是新质生产力发育的锚地、源泉和孵化场所，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及其集聚分布的高科技园区、大学城等，逐渐从传统经济时代的配套性、服务性、辅助性设施和功能空间跃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性、先导性、核心性设施和功能空间，这就要求新质生产力主导的新型城市空间以各类型科创空间为中心进行空间重组，推进城市各类空间与科创空间的全方位融合和为其提供配套，形成科创要素动能释放的整体空间环境，消除长期存在的科创机构孤芳自赏和科创空间孤岛化悬隔的现象。

2. 实验室化和智能化生产空间的出现。新科技要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的新动能，必须实现产业化，因此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新质产业空间是新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产业空间比较，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空间按照其生产模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和存在两个趋势：一种是轻量化、清洁化和实验室化，主要是生物、化学、电子信息类高科技产品的制造空间，其制造不依赖物质产品的大进大出，甚至在分子、原子等物质空间超微层级上采取高科技实验仪器开展科技型制造，因此其生产空间可以在楼宇型办公空间中安排，而不

是在大体量厂房中布设；一种则是大规模、大体量高科技产品的制造，比如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各类新装备制造等，其依然需要专用的、可容纳生产线和放置大型设备、存放大体量产品和物流的空间，但是伴随着智能制造的普及，其产业空间呈现出高度智能化和无人化的特征，并出现了少量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与机器人协同工作的场景，其产业空间与传统大型制造业空间场景也逐步区别开来，其空间上的活动人群与需求也与传统产业功能有所不同，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取代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工人成为新质产业空间的主体人群。

3. 知识型青年产业群体成为新质生产力空间中的主体人群。新质生产力依赖于新科技、新制造并催生新场景、激发新需求，因此，新质生产力的从业者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和具有新活力、新需求的青年人群为主体人群，这类新型劳动者具有不同于以往产业工人的群体特征，具有更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和交往需求，需要高效率、快捷性和即时化的生活服务体系，需要多样化的城市场景和个性化的生活场所，并倾向于在有限的小尺度空间中集成其各类活动需求，移动互联网和高效能配送体系是其连接自身和外部的关键方式，因而其生存呈现出“指尖”取代“脚尖”的高消费、低移动和线上活跃、线下静寂的新生活模式。

4. 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呈现“跨域链接”和“跨界融合”的新特点。立足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生产、新人群的新运行法则，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城市产业空间的关联逻辑也发生着新的变化。基于业缘-网联的新空间关系网络与基于地缘-地理邻近的规则相互协同，跨界关联和跨域融合成为新质生产力空间的重要法则和特征。在区域尺度上，在传统的有明确物质空间边界的园区之上或者之外，“无界园区”、反向科创飞地悄然涌现并带动形成全球-区域协同和城域广布等跨域链接的分布式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体系。在单个园区内部，跨活动边界的空间融合普遍出现，包括产业与创新空间融合、生产与生活空间复合、数字空间与实体空间耦合，以及新产业空间中人类与类人机器人共存协作，正在塑造出一个高度便捷化、复杂化的新的未来产业社区的新场景和新空间模式。

任何时代，促进产业业态、空间形态和人群状态的三态合一和匹配协同，是规划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新质生产力时代的城乡规划依然需要遵循这一基本逻辑。新质生产力的生命力在于“新”和“变”，新科技快速迭代、新技术不断更新，新产业、新产品相应地层出不穷，但是生命周期变短，多变性、快闪式成为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新型建材和新建造技术建设的物质建成空间越来越坚固耐用，同时受限于人地关系和土地资源趋紧，新产业空间的增量化生产逐渐止步，如何提升存量产业空间的多宜性去匹配日新月异的新质生产力多变性，实现有限的空间承载和适应无限的生产，成为新质产业空间规划和再生产的重要问题和难题。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呈现的新产业业态、新空间形态、新人群状态的新逻辑和新法则，为规划专业提供了焕发生机的新机遇，也在促使传统规划知识体系的终结。为此，规划行业需要：

1) 发挥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优势进行新质生产力时代的规划决策。作为立足实践、服务实践和面向未来引领新实践的专业，规划师作为“人类智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再次“下地”，摆脱“数据”依赖症，亲自去教室、实验室和车间等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孵化和承载场所，在实践和实景中探求新质生产力及其人群、空间的需求和特征，凝练新的规划原理和规律指导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新规划，扬弃旧规划和创造新规划。在规划方法上，需要兼具和发挥人类智能与新质生产力提供的人工智能优势，避免规划中“机器”决策全面取代人类决策，保证规划“以人为本”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2) 发挥规划提供新型生产关系的新作用。在过去的增量发展时代，城乡规划曾经是增量空间生产和土地财政形成中的重要环节和工具，因而也曾经被许多领导和专家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但是在新质生产力和存量发展时代，城乡规划本身通过提供土地、直接参与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属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规划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整合协调各类空间要素、协调空间关系、优化空间功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在一定意义上，规划本身从一种“生产力”变成了提供“新质生产关系”与新型发展环境的工具，这是新型城乡规划定位的重要变化，因此，不能期待城乡规划再去创造财富，而是要回归本位、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支撑和赋能。

新质生产力与人居“双向奔赴”既要复杂性系统思考，又要简单求解行动

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快速孕育着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变化，快速影响着全球城乡人居的转型和演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生产力迭代演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必然会给人居聚落、给城乡规划带来新机遇、新要求。

1.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都是非常典型的复杂性系统

从传统经济学、管理学或者城市学等学科角度，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都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多样性、自组织性和动态适应性、非线性和涌现性等特征。

同时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两个巨系统又密不可分。城乡人居既是新质生产力重塑的结果，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直接作用，还是生产要素组合的重新配置间接作用，在当下，一方面信息技术等让纽约、伦敦、东京乃至北京、上海、香港、孟买等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区或者巨型区在全球的控制与命令地位日益强化，生产要素不断集聚、不断迭代升级，“集聚性城市化”依然强劲；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等让城市化和生产力在全球扩张，形成所谓的“扩张性城市化”或“星球城市化”，人类的聚落模式和生境得到了深刻的重塑。同时，越来越得到理论界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科技变革与创新）根本上离不开集聚效应日益增强的城市和城市地区，也离不开具有独特性的非城市和非城市化地区，如舒适性的乡村地区乃

至海洋、森林、高山、外太空，日益融合的人居体系复杂性和有机性更加增强，涌现性和动态适应性效应不断彰显，这些对于传统的城乡规划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让新质生产力与人居体系相互促进，城乡规划学不得与时俱进，在原来工程、技术、人文、管理等多学科交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复杂性系统思考能力的学科优势，一定意义上，城乡规划学等可以更进一步发挥其“通识”学科的独特作用，像历史、哲学等学科那样。

2. 面向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巨系统，城乡规划又要注重简单求解行动

复杂问题求解的最终思路基本都是简化问题。如在运筹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基础上形成的动态规划、渐进规划、沟通规划等就曾经在城乡聚落和多尺度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决策中发挥过重要的效果。

对于复杂的新质生产力而言，城乡规划可以将其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子问题方式求解。这些子问题的解可以构建成新质生产力的解。通过逐个解决子问题，逐步构建出总体的解决方案。第一，城乡规划学的公共政策属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方面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二，城乡规划学涉及经济、工程、地理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对于生产力布局和城乡聚落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科学分析与洞察能力；第三，进而，城乡规划学在设计创意、未来科技和人居展望和架构、智能化城市管理方面又是非常典型、不可取代的重要“新质生产力”属性。

3. 对于“十五五”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发展的行动思考

“新质生产力”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路径。无论从科技创新和变革还是从生产要素效率等方面看，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需要遵循复杂性巨系统的运转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科学化决策。近期，新质生产力和城乡人居发展在国内外环境和发展路径等方面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质生产力和人居发展仍有一些非常确定的“规律”可供我们参考。

总体上，城市的规模和要素配置、投入产出、科技创新之间遵循一定的超线性规律（即“幂律”）。由于韧性、集聚性等效应，城市（地区）规模越大、等级越高，科技创新和创意产出越高，资源配置转换的速度越快，风险越低，因此，在“十五五”乃至更长的未来，都市圈（或巨型城市区）和城市群（或巨型区）都应该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投入、公共政策投入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核心城区。

在“涌现性”和“动态适应性”等复杂系统特征下，可在山水林田湖草等底线格局、风险底线格局和规则不断构筑和完善的基础上，充分激励多元市场主体、不同层级的地方聚落主体的自主性探索；历史上，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往往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偶然涌现”并迅速燎原开来，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如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深圳等。

借鉴古今中外整体国家空间布局经验（如经济特区和对外

开放经验乃至“三线建设”工程、国家科技创新城等），扬长避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环青藏高原地区的西南滇黔地区、川渝地区，西北甘青地区，面向东北亚的东北地区 and 内蒙古地区，面向东南亚的北部湾地区进行相应的网络和据点战略性和战术性相结合的统筹部署。

规划引领，释放城市更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十大效应

王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城市无疑是新质生产力孵化、培育、成长和发展的核心舞台，为这一创新力量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开展城市更新行动，不仅是一场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更是城市发展价值的全新塑造。城市更新与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的天然契合度，彼此能够实现同频共振。对此，笔者认为，城市规划者应主动谋划，积极作为，通过规划引领，推动城市更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奔赴，释放十大效应，助力我国城市从传统工业时代的城市向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城市转型升级。

1. 空间升级效应。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与品质等更新优化，将数字化、智能化前沿技术与产品植入传统空间，实现城市生命体“适数化”、“适智化”的机能增强和状态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发展提供坚实的要素支撑。空间的升级实践可展现在生产、生活和生态这3个维度。将生产空间打造为高科技的孵化器；将生活空间转变为高效能的乐土；将生态空间提升为高质量的绿色空间，全面提升生态宜居品质。

2. 产业场域效应。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城市更新可根据地域特色进行创新规划与精准定位，为新兴产业发展打造“场所+场景+场域”三位一体的新质空间，成为新兴产业的潜在需求发现地、创新场景生成地、产品集成应用地。系统更新专业化、智能化的楼宇经济、产业社区、众创空间、优质园区等实体空间；系统建设数字孪生的虚拟空间，城市规划与管理者要能够学会在虚实共生环境中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设计、运营和管理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时空“魔方”，让城市每一寸空间都能成为充满创意、创新、创业、创造氛围、软硬件服务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新型产业时空场域。

3. 平台网络效应。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快的扩散性、更强的渗透性和更优的持续性，这些特性的释放离不开大智移云等前沿科技的强力支持。《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城市“数字更新”，多尺度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性重塑智慧城市技术架构、系统性变革城市管理流程、一体化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其中推动城市信息模型、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实景三维中国等基础平台功能整合、协同发展、应用赋能，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统一的时空框架，将为传统城市规划转型提供破茧蝶变的机遇之路。

4. 要素耦合效应。城市更新通过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五大要素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全面提高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协同配置效率。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新空间与新产业的紧密耦合、新技术与新市场的有效对接以及新对象与新关系的综合构建。通过优化空间资源的供给与布局，实

现与新产业发展的高效对接,为新质生产力中的产业要素营造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环境。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用地供应、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用地、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场景中,注重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构建新的交易机制、市场规则和社会关系,构筑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

5.触媒级联效应。城市更新策略性地注入新元素,如同触媒般激发城市内部互动,激活城市沉睡资源,从而引发城市产生更深层次的级联变革与突破,从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构筑城市发展的新动力。物质层面,如标志性建筑的兴建或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创意空间的营造等。非物质层面,着眼于精神文化空间的塑造,通过制定前瞻性城市规划政策、强化城市文化表达,深入挖掘并积极传播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利用重大事件契机,丰富新文化内涵,塑造新质市民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

6.定制长尾效应。城市即服务,我国超大规模城市人口的市场优势为新质生产力实现定制长尾效应提供了独特机遇。首先,城市更新致力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兼顾以人为本的定制化与标准化需求,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产销循环效益提升;其次,建设“场景无限、服务无界、人城无间”的新型城市,通过不断拓宽产品品类供给的时空边界,实现市场供应与消费者需求的无缝对接;最后,构建一个全龄友好的城市服务与消费环境,基于对目标人群和产品的深入理解,创新业态模式,提升消费场景体验,激发消费的新动力。

7.主体协同效应。城市更新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由政府的引导、市场的自发调节以及市民的积极参与共同构成的高效协同体系。首先,着眼于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的公正性,加强新质生产力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互动与融合。其次,政府与企业的协同。政府高效的协调能力有助于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企业的创新精神则为实践带来活力,共同促进技术、资本以及公共服务要素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最后,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实现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

8.乘数杠杆效应。城市更新可视为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杠杆支点,通过营造新空间、升级新功能、引入发展新科技、服务新人群等方面激发地域资产运营增值的乘数效应,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建设。城市更新作为动力源泉,撬动新空间的发展,利用高新技术和精心的空间规划,增强空间的承载能力和价值创造的潜力。同时,更新激发产业的活力,对传统产业进行革新,对新兴产业进行扩张,对未来产业进行培育,从而提升产业的盈利变现能力。此外,城市更新还深入挖掘不同群体的特色需求,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为社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9.价值裂变效应。数字化浪潮中流量经济成为城市繁荣的重要密码,城市更新应尊重流量经济规律、价值裂变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注入持续流量动力。首先,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切入点,对服务的精细化需求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演进,推动城市产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深化与细分。其次,充分挖掘并利用人力资源的内在价值。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本质上依赖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城市更新通过持续的人才培养和投入,不断激发行业创新与发展的新动力。最后,解锁流量运营模式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共同构建一个价值高效增值的运营生态系统。

10.创新雨林效应。热带雨林,以其复杂性和全面性,堪称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典范。新质生产力将“创新”置于其发展核心,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城市更新赋能新质生产力要借鉴热带雨林的生态智慧,让城市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活力与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面对数字科技带来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碎片化等趋势,要保持持续的创新,必须在城市中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性、公共关系与公共空间,更广泛、更深度地促进多元主体跨行业、跨专业、跨学科、跨文化、跨时空的交流、协作,生成如同雨林的创新生态链网,这种优质公共力将成为一座城市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创新“公共介质”,城市规划者是具有先天优势的。

综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城市”成为最伟大的发明,城市更新之“新”与新质生产力之“新”彼此呼应,将共同谱写城市新发展的新篇章。应当坚信,城市规划者只要能够秉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学习信念与行动能力,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局、变局、先局、大局、困局中将始终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将城市视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王富海(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1.定位“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面向未来的一种主观选择

城市自起源时就占据了生产力发展源头和生产力要素集聚中心的地位,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加以巩固,至今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生产力最为活跃、最为先进、最能创新的地域。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规模表明了生产力规模,城市功能反映了生产力水平。但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城市更多地被视作生产场所而归类于生产要素,导致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大发展中,更习惯于把城市当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品,轻视了城市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因而城市工作并未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任务。于是,城市规划就自然地只被当作一项技术性的生产力工具而使用。

本次笔谈命题——“新质生产力与城市规划”,难得地开辟了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城市和规划的新话题,引发我对城市更倾向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思考兴趣。

马克思主义新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和存在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生产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城市不仅是生产力要素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关系的集中呈现,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兼而有之。这就引发两种场景:

一是延续过去习惯，把城市侧重于“生产力”来理解，城市规划更多地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工具属性，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中，城市规划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来发展自己，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不落后于时代。二是开拓性地将城市侧重于“生产关系”来定义，研究如何调整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规划的使命就会跨出自身工具性改进的范畴，思考新技术革命、城市新阶段和国家新发展“多期叠加”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新格局新任务，开辟新时代。

2. 调整“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过去实践的重要成就

事实上，在生产力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方面，中国的快速城市发展与西方国家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城市扩张建设并无本质性的区别，真正铸就四十余年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并让城市成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的，反而是生产关系范畴的一系列创新与变革。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和“土地财政”机制的创立，极大释放了土地这个最基础的生产力要素的价值，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低息融资环境，从而支撑起了中国在人类历史上规模和速度空前的城市化进程。

在生产中个体间的关系方面。城市经济的高度分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丰富的公共服务产品，极大促进了人这个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能量释放与价值实现，既为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人才资源，也显著提高了国民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在产品分配方面。住房制度的改革让进入城市的劳动者和家庭能够置业并通过物业增值分享社会财富增长，能够均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在上述过程中，尽管城市规划常常被狭义地看作技术理性工具，但其本质却与前述的空间权利、人的发展、利益分配等生产关系范畴的概念息息相关，影响着每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为同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爆发增长贡献了力量。

3. 更新“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当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并成就于过去四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时代，对于已经进入的城市运营时代并无经验且疏于准备，“新质”指明了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城市要尽快更新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一是要关注城市的智慧化发展对空间组织形式的影响。智慧城市本身就会成为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场域。远程办公、网络公共服务、智能交通、低空经济等革命性技术在城市当中不断突破和发展，正在对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及空间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例如打破日常工作生活的时间边界，改变传统的中心式单元化的城市结构，构建物质空间与数字空间并重的“孪生城市”等等。如何对新的城市空间的权利权益做出更细颗粒和更为复杂的切分与管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需要城市规划再一次做出领先判断。

二是要突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对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新

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而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定义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因此从生产关系侧出发，城市规划需要致力于研究和设计围绕创新者的需求、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软硬环境。包括：培育细颗粒、低成本、高浓度的灵活空间让创新更易发生，通过尝试丰富、鲜活、巨量的应用场景去检验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以及出台更多的空间政策去扶持市场化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路径。

三是要重视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对规划管理方式的影响。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释放各生产要素的活力，在转型过渡期需对城市新出现的功能业态和建设方式等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让城市规划的管理风格更有几分“松弛感”。与此同时，规划的另一大作用仍是坚守公共利益，坚持发展健康的、符合规律的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切不能急功近利地为了“新质”而驱逐“旧质”，要保持人民城市应有的温度。

以规划创新培育新质空间力

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省城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质空间力是指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空间及其规划、生产、使用方式变革中释放出的创新力。它体现为生产力革新带来空间动态变化中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层面的体现和延伸。新质空间力不仅关注物理空间的优化，还体现规划作为生产力的革新，是赋能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一种新型动力机制。

1. 科技创新赋能城乡规划新质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将对具有生产力属性的城乡规划进行全面提升和变革。

新质生产力将培育新型规划师，即劳动者。科技创新通过提高规划师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使其掌握前沿科技和先进方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新型规划师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从而推动空间生产方式革新。

新质生产力将变革规划生产工具和工作方式。生产工具作为劳动资料中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新技术赋能，规划师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空间感知、评估、模拟、设计和管理，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未来发展需求，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实现更高效的利用和城乡治理。

新质生产力将创新城乡空间本身，实现空间作为规划师劳动对象的拓展。科技创新扩展了劳动对象的种类和范围。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得规划设计可以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提高设计的可视化和互动性；未来量子计算的应用，使得城乡空间拓展出时空信息数据的价值内涵，为新质态的空间规划开启巨大的想象空间。

2. 规划创新赋能空间生产新方式

传统的规划方式主要关注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规划创新将更加注重实现多维度的综合变革，赋能新质空间的生产。

空间本身的多用性和主动性将大大提升。通过创新规划设

计,空间成为复合多样性的承载,既可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功能性需求,也可以服务于休闲、教育以及防灾、应急等多种用途,空间使用方式也将由被动满足需求转变为主动适应变化,具备韧性应对需求变化的能力。

绿色低碳在空间发展中的可持续性将成为常态。通过绿色建筑、低碳城市等新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推广应用,生态韧性、环境友好等可持续理念在空间发展战略以及具体的行业建设标准中得到更好的践行,新质空间既要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能促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常态化。

人文内涵在空间生产中的沉积性将更加有机。将数字复原、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于建成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既能精准识别和保护文化遗产,又能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代城市生活场景,地方文化和历史文脉等人文元素可以有机融合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成为文化体验和社区互动的重要场所。

智能管控在空间治理中的嵌入性将显著提升。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感知空间内的各种环境变化,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预测未来趋势,进行动态调控以及预防性调整,更高效地匹配空间资源与社会需求,显著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3. 空间创新赋能中国式城乡现代化

中国城镇化在极短时间内带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实现了显著的物质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随着国内人口的大迁移基本结束,高品质城市生活和高质量乡村振兴并重,也开启了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历史性社会实践。空间创新通过科技进步和规划创新的结合,营建具有中国特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现代化城乡空间,不仅具备高效、智能的城乡互联物质基础设施,还融合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和谐的城乡社会互动,逐步实现城乡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智慧管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信息技术和未来技术的应用使得城乡之间的信息流、物流更加顺畅,城乡发展的差距逐步缩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将会被更先进的生产力进步所改变,走向城乡融合的共同富裕之路。

总之,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城镇化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通过科技赋能城乡规划、规划赋能空间生产,以空间创新培育出强大的新质空间力,推动空间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催生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城乡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为实现高质量的城乡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新型动力。

城乡规划学科与新质生产力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特聘长聘教授)

城乡规划一直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空间资源的支撑,为经济发展创造基于空间的解决方案。当前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面向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需求,对原有生产方式的迭代;是以新创新理念、新技术方法和新组织方式为核心,推进产生的全新的经济生产力。这既包括新兴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产业,也涉及在这些技术驱动下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因而,这一方面意味着城乡规划需要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空间,另一方面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可能改变城乡规划的编制、评价和实施。

在城乡规划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空间方面,城乡规划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直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和生活空间、基础设施,并可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生产空间主要是适合创新企业发展的新型空间,包括孵化器、加速器、创新园区等。新质生产力通常需要灵活的办公和生产空间。例如,共享办公空间、创意工作坊和模块化的生产车间。这些生产空间应当具有良好的可变性,能够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和改造。在这些良好的工作环境之外,还需要吸引高素质人才的生活环境,例如步行或骑行可达的优质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以及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同时,城乡规划可支持提供和优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高速互联网、物联网设施和智能交通系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新质生产力需要创新生态系统;城乡规划可以通过混合土地使用、第三空间(兼具工作和休闲娱乐的空间)等促进形成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的近距离互动。

在新质生产力为城乡规划赋能的方面,城乡规划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路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并已陆续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和精细化水平。例如,基于手机信令、骑行数据、POI等多源数据,通过空间分析和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模拟和预测城市发展的各种情景,大幅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新质生产力也有利于推动城乡规划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的深度融合,形成综合性的规划方案,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城市问题。

最后,城乡规划自身的发展和提升也可以成为一种新质生产力。通过这些变革和提升,城乡规划不仅能够更好地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本身也能成为一种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相同)具有空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是科学技术与艺术人文的融合。我们致力于为人类社会创造理想空间。我认为,城乡规划学的关键科学问题是:如何在复杂条件约束下,寻求各空间尺度多要素配置、设计和运营的最优解,实现人类生活更美观和更可持续(低碳、健康、韧性)。我们需要通过学科交叉和人工智能,强化学科内核,那就是为人类社会提供基于空间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是以空间为抓手,以可持续和美观等为价值目标,为发展提供最优解。新质生产力将助力学科信息处理方面的多模态性难题,解决多方诉求的平衡性,提升规范、功能与美观创新之间的快速互动。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和推动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城市和城乡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排名不分先后,限于篇幅略有删减)

修回:2024-07